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蓮峯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單可垚

蓮峯集卷九

宋 史堯弼 撰

啟

賀晁子止除合州啟

伏審荐被恩榮光膺郡寄一麾出守已夙著於風謡三命益恭宜茂隆於天眷寵靈狎至懽誦交騰恭惟知府學士業履精深器資宏博蓋養以文元之事業晁迥而暢以太史之風騷晁無咎景迂之道數以根其中晁以道崇福

之詞華以麗其外晁之道全提祖印參妙貫於心傳益顯家聲集大成於玉振故雖處二千石之重而不驕於富貴猶且閱三萬軸之藏而闡出其緒餘將大用之豈久居此惟赤水巴川之會有銅梁石鏡之竒冠蓋往來集萬艘於江浦仙真隱見遺九鍊於茅山資道德之照臨底風流之衣被坦然正路之日啓行矣大賢之彙升肇倒三江合衆稽古之力政成餘地姑試發硎之功尚疑暖席之未遑已有追鋒之遄至某夙蒙恩奬叨預婣聯

聞休命之播傳喜窮途之蔭映客分餘潤猶切小人之便私佇入中臺即為天下之公賀

謝解啟

某聞之物無小大必有用于世人無貴賤賢不肖必有事于天下農以耕賈以貨工以器百執技藝各以其能聽天下之役而不敢後非有他也天之所以命我者當然而不可已耳君子之立於當世豈無所命之者哉得之于天根于性命之間發而為道德仁義忠信孝友

黻文章之光舉而措之天下以成事業者蓋君子所受命於天而不可已者也農不可一日不耕賈不可一日不貨工不可一日不作器百執技藝之人不可一日不事其事故君子亦不可一日不求用于天下古之仕者三月無君則弔雖一日出疆亦載質焉是豈樂進取慕名位而干富貴者哉要以正夫天之所以命我者而已某愚不肖敢自列于古之人哉然内度其區區則亦有不敢自棄往年所親慮其所聞不廣于四方爰命以遠

遊是以萬里冒犯湍悍以至東南既而惝然涉沅湘以歸此其心雖非必于求進者然其中之亦欲有用于世以正夫天之所以命之者則亦未嘗一息而少忘故場屋之役或未能免焉伏蒙某官不鄙夷其愚羽翼而推挽之者百方意欲使之有所著見於當世而後已則今尺寸之獲雖無足言然亦有自嗚呼天其欲擯戹其身使伏草莽不得施則已或者欲有以用之于世必將始于今日其為賜何如也夫有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有

一言之相與而人終身為之不忘況三閱歳之間日拜於下風而又蒙奬借而誘掖之似有以知其中之所懷不至於碌碌欲與之相期于高明博厚悠久之域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況其生於今而能獲其心者耶此其不可以不謝謹具啟事述悃愊之萬一以布下執事

通青城程宰啟

伏審榮綰銅章居古子男之地光臨玉壘號佳山水之

鄉當此下車之初截然報政之敏士流增仰民氣已和
盖字人之職實以愷悌風流為賢而比歲以來廹於賦
輸星火之急每聞督郵而已懼未覺縣令之為尊雖欲
鳴琴詎能閑閣惟皂江岷嶺實兩蜀秀异之所鍾況福
地洞天有羣仙翺翔于其上竹雲齊合山色翠流不妨
引騎從而數遊或可釋簿書而一笑顧此縣封之屈
得非吏隱之竒兹緣地靈以處名勝恭惟某官江鄉人
物酥酪弟昆族已並於蘇陳政久傳於魯衛兩州贊治

泛緑水之紅蓮百里承流揖西山之爽氣更假才華之刃一新廢置之綱起魯恭卓茂之風繼茲遼邈踵清獻汲公之跡自此權輿曾驥足之可淹亦牛刀之暫試如某者樗才無用蓬戶至微白首雙親卧疴累歲平生半菽待養一身猥蒙桑梓之依方借江河之潤雖知曠度為三十六峯而來得沐深仁同十萬餘家之慶再三抃蹈倍萬等倫

謝王郎中啟

迂愚何取初無堂下之言奬拔過優猥玷幕中之選論交非素寵命偶加豈徒拂拭其生平方幸吹嘘之有自矣伏以古昔既遠遺風莫存孰能收士于寂寞之濵灼分鑒别自非用意於尋常之外莫障波頽豈無德人力振斯道某學空慚手自守才不足以適時生而濶踈數復也棘簡編自樂付出處于無心逢革粗安任窮通於定命不由紹介忽奉版書俾陪賔佐之遊將遂安輿之奉夫何特達有此會逢伏惟某官性賦中和道尊皇極

貫百代之學而歸於有用盡萬物之變而行之以仁竊考名德於先朝獲聞故家之遺烈昔在祖宗之世實深社稷之謀勲業不磨具存制詔祖孫相望合冠近班少屈星軺之臨聊庇井絡之分豈期樸學特荷深知俯念孤蹤何以辱湖南之賔客仰高德度顧莫攀江左之風流但知益勵于操持或可勉循于職守請學為政幸曰親長者之風誓盟此心其同効衆人之報權輿兹始詠頌莫陳

謝李守啟

伏以恩有大而難酬情有迫於至切輒犯英重豈期矜從惟大君子為能推無礙之慈顧愚不肖私獲遂必從之欲嗟欺手足之至痛永矣幽明之既分寂寂惟慌久沈蕭寺茫茫原隰未即幽墟寫鶺鴒䨇親長懷夙夜之感鴒原一念何勝風雨之哀滯鬼八年歸安一旦此蓋伏遇某官用法雖嚴而行之以恕持心甚厚而守之以公詛已薄於層霄仁不遺於纖芥閔其無所歸之殯深足

悲憐察其不得已之求出於危迫興哀泉壤施德丘山沒而有知當結草以為報生者未泯誓藏心而不忘頌銘之私筆舌難露

代朱緜州回蘇邛州季文啟

訪別吳江久矣歲年之換言旋蜀道嗟歟會合之難遥聞桑梓之鄉已沸袴襦之詠方圖賛慶首辱貽音感既溢而中慚神已馳而形絆伏惟某官峨岷英胄湖海勝流闠道鄉來已游心于汗漫不妨聊爾尚俯首于軒裳

諒簡帝心俾繩祖武小試八州之督旋升兩禁之華言念曲臺想光塵于僚舊會扶藜杖從嘯詠于邦君

代張承務謝試官啟

某啟伏覩漕榜猥叨薦名者竊惟科舉之設以搜奥異秀發之才不圖孱弱之資偶合規矩準繩之内學未知其所向寵忽至而若驚嘗聞古者國家之取人也必教育之甚久而非擇之於一時故當時君子之為學也亦涵養之有素而後發之於一日蓋教之不久則或失於

苟簡養之無素則將入于輕浮是以上之所以取人之法至嚴而詳下之所以為學之方甚難而備始置之于庠序學校之中而後措之於選掄論辯之域大必造於道德性命之理而小亦習於射御書數之微取之雖甚密而天下不以為煩學之雖甚久而天下不病其緩務盡其實無求其名故能網羅當世之英才而無所遺陶成一代之習俗而底于治人知積學之美自無苟進之風其雖惷愚學且迂濶粤從童稚之歲深杜苟求之萌

浪為場屋之遊蓋自父兄之命不謂微瑣亦蒙甄收此蓋某官以廟堂求賢為懷以菁莪育才為念用心甚廣將為一世之公擇人至寛不求一夫之備聊取寸長於今日責其成器於他時仰惟激揚晩生之心豈勝感荷刻骨之至誓當退力於學不辜所期日思所以脩已深造之方庶幾少報盛德萬分之一

考試省闈謝丞相啟

較澤宮之彦方妙柬於衡平服覔庫之聨迺濫塵於竽

吹荷一時之盛遇知小己之至榮鏤極感丹衷占謝墨伏念某學無根柢詞乏華芬第杜牧之阿房蚤慚異等官阮咸之騎校分隔清流不圖犇走之甲忽有傳宣之寵回思薄技欻起厚顏書中之字蟬生久茲廢思門外之祀鶡立猶是等夷冒焉操去取之權或者駭見聞之舊至若討論商略參天子之從臣燕勞匪頒貴朝家之內幣是為優異迥出尋常甚愚山片玉以蒐材正恐日五色而過眼蜀逃曠負祇玷陶成茲蓋恭遇某官贊極以

叙民彝秉誠而穆天縡紀宏休於白玉聿高同德之勲歌世美於緇衣克篤好賢之志褒典特加於洛學恩光徧及於里居抑子弟以寬寒畯之塗申禁防而敷材能之實凡此力扶於公道卓乎增賁于斯文遂致瑣庸亦叨器使某念無以報誓不辱知脱選者謂再登科自憐此日代天者為真造物永托餘生

代人上楊節使書

兩府節使太尉鈞座某嘗謂有國家者不可使威重之

臣一日無於天下威重之臣其功效不特見於紛紜多事之時而尤見於治平無事之世盖多事之時其為功也顯而易見無事之世其為功也隱而難知方其犯煙塵冒矢石以摧難挫之鋒鼓行於大敵之前以取百勝之利如震霆如破竹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山以扞社稷以救生靈於累卵阽危之中此為功人孰不見及夫事已而兵休養安而務閒暇然其威靈之所震蕩氣焰之所懾服使姦宄陸梁窺伺之人望而畏之破膽折氣於

寘寘之間盜賊寇敵之患潛消暗伏而不敢作譬如湍悍之水巉險之山神龍之所宫猛獸之所宅若不可得而犯使社稷固於泰山不動之際此其效尤為至大而世莫之知也自非威勇膽氣之奮發智術方略之運動忠誠節義之激烈有以絶出於衆人之上而高視於一世之表者孰能至於此哉以是知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以有威重之臣而已唐有天下三百年多事居其半然其所以立國者以有威重之臣

可恃而已是以天寶至德之世所恃者汾陽王子儀臨淮王光弼也建中大歷之際所恃者侍中韓洪僕射瑊司空光顔也夫豈必安史之變朱泚之變淮西之變而後見此數人之功哉其平定之後内之諸鎮外之四夷有所忌憚帖服而不敢為變者以有此數人而已然則唐之有天下豈非以有威重之臣為固哉由是觀之其為用於天下也大矣恭惟兩府節使太尉執事知勇忠義卓出當世方敵國深入四蜀震動奮然一身轉戰百

闕上以衞朝廷而下以保吾蜀其功固已大矣爰自講
解之後環數千里之間百萬生靈安於田畝農桑之樂
無有烽燧桴鼓之警全蜀晏然秉間竊發之盜不作而
朝廷得以尊安所以如此者非執事之賴而安歸哉夫
爲天下威重之臣功盛業大吾蜀恃以無恐者方且深
執謙德降以下士此當今之士所以願歸依於門下而
不敢後也昔唐杜黄裳元和間名宰相也而實出於汾
陽王郭令公之幕府韓退之百世文章之士也而常遊

於北平王馬燧之門以是知威重之臣其勲業盛大可以垂萬世而不朽雖杜黄裳韓退之之賢猶願出於其門以託其光耀而况於他人哉某雖一介無用之人然自少亦欲有所建立於當世者竊服執事之威重二十餘年矣嘗願一出於門下以望見光采託勲名以垂不朽焉然寸禄之所廹遑遑奔走於四方終不得一遂其願今者莅官而適庇身於旌鉞之下此天實賜之使竟緣幸會以副其平生之區區不勝踴躍進伏墻屏伏惟

執事幸進之徐察其所能將有尺寸可以備使令不碌碌而已者惟所裁幸不宣

蓮峯集卷十

宋 史堯弼 撰

小簡

與張丞相

某今歲依迹寓縣竹所幸者日在鈞府數數聞相公動靜於數千里外甚悉如日侍台坐然不知楚蜀之隔也每以自釋與常歲僻居欲問而不得長懷歉然不滿者異矣邇日冬令已半緬惟體道夙夜大川方增精神所

運天人畢相佛氏所謂其福勝彼者非此而何其遠借廣厦之覆而親益勝健自明年山林潛伏之計漸遂緜竹邦風久熟察之良近古禮義獨在父兄子弟方勉學而相門近族子一二皆秀可喜但鄉邑耕民與茶園者焦急特甚於嘉眉間春時流殍載路所不忍見仍歲已如此又不知來春如何更旬日將歸侍遑南首恩情欲往不可臨風浩歎伏冀坐御六氣以遊無極亦烏乎待哉不勝懇懇之私其近於戒仲四十九哥所竊伏聞相

公溫清之餘閑閤深居天遊獨得大易微言著書已就
雖聖賢常德但造物者亦將未許忘世耳宓犧氏時近
太古遊於易初難方生而未極至西伯周孔而變極矣
三聖獨體此履險蒙難一時乘馬雖若迍邅而靈龜內
得豈復為朶頤而失當時與後世固已如鳴鶴之子無
不應者得非能居其室出其言行無不善者哉相公滕
下兩儁器又共講此道樂未易言長公英特超詣見近
文益快人意又竊聞少公深厚亮達興甚某恨蹲伏蜀

底不得遂下風之情以幸緒餘且縱觀兩公淩厲大為門下之慶凡此嚮仰其中如何伏紙飛越

與張丞相子欽夫

今歲來絲竹五收所惠書三得所著文眷眷於我厚甚累年別來無如此慰滿也仲隨所附書果在嚴隆後到冬氣已深比來侍奉國太夫人和國大丞相起居復何如近與仲隨數數款晤具言欽夫夙夜孝友上奉重親外接事物酬酢一切周旋切至之狀賢業方進如此仲

隨極言之不覺感慨出涕聞之重增歎想益充此心放之四海何往而不可也文字真小技哉願益勉之不倦不息深所望者楚蜀邈然恨不得相與朝夕仲隨每過從相對曰相念耳小道士聞益奇近作何文懷抱千萬殊未能布惟萬萬為親益盡珍重

與李久善參議

某違離門著又復累月居僻左地不能問起寢狀不勝依依有自少城來每上詢台座伏聞比來氣體益充神

觀愈邁此固道力所致豈亦岷峨之神密贊祐以陰厚吾蜀耶輒易少稟傅聞劉叔夏將赴眉倅而程右史季子侑未有移牒想台座必與薦名矣此小程所深望於門下者叔夏固自與右史有契更借九鼎一言端可必耳某不遠歸侍謹先録近所鄙著一二上干聞聽惶恐惶恐旦夕即面請鋤削尚冀為廟朝調護倍萬之懇不勝勤渠

答張德明求誌銘

某伏蒙專人惠書伯誠已辱誨諭矣委曲深至如此某何者迺敢當祇用戰惕且審此日霜勁侍奉壽母令人起居萬福某出朝議先生之門豈敢於誌銘輒有違避但文字拙跡姓名么麽非任之屬敢不惴哉伏承見釆之意厚甚且往復再四誠意激切恐益無地今更不敢逃命以重取罪容續杼思却告轉求當世知名達官名位以充之使其姓名不玷金石幸甚幸甚德明與伯氏齊年以丈見目尤非所宜自此告削去比來款近諒勞

神觀叔介今有消息至即往問左右他面以敎謝

與邛守蘇季文

某稟頓首拜上覆知府太博知焰鄉丈台座即日冬序極寒伏惟坐嘯餘暇燕處超然明神寵綏台候起居萬福某奉親里居蒙大庇粗無他拜侍未期伏幾倍保英重以俟環召為斯文九鼎之鎮不宣

東坡先生妙道絶學久矣不聞於世也而緒餘發於文章政事言論風旨者又誰似之伏惟知府太博丈慨然

收之晚季全提祖印復盟斯道一世士蒙頼甚厚分符
小試開府未幾而興效卓然抑黄豫章所謂海涵地負
聲實相當内外稱職今復在玆乎竊惟知府太博丈鄉
來道學鼎盛若將與惠荀輩相期滄州之外此特見於
善者機耶風聲流聞不獨眉山增重而某亦被輝映多
矣景仰
往者高安奉辭以西不聞誨誼者又四年矣其為道德
文章之仰惓惓如何自聞歸為白鶴之鎮日夜延頸企

踵以望絳節之來甚於邛民而開府至今幾一年迫近無幾舍乃不能一掃門下以釋其慕而又缺然無一書以承動靜輸欵素則禮有似不遑者而豈其情哉蓋自春末朱文約過左綿度夏及秋更歸又值邱嫂自湖外還一病不起災禍相惱百況感愴因循怠慢今始獲遣人以干記曹伏惟深照有素雖或以情矜亮而其忸愧負疚亦何以寄此顔也

文

慶公和尚茶榜文

方靈芽未動時盡大地無尋處爭奈而今碾破不嫌與衆分甘須憑世外通人為辨箇中真味恭惟慶公禪師根苗特異風味不凡迥超百草頭邊獨秀孤峯頂上明招銚子直與踢翻則老籃兒已曾拋下上窮佛子下盡羣生如今總與一甌普同甘露從此不妨兩腋各起清風

未露靈芽已知善種況是生先天地自本自根自固存

要須飽熟風霜勿正勿望勿助長何勞摘取便足家珍
苟非其人鮮能知味踢瓶翻銚不須公案重拈儲月分
江便是東坡活法

印公和尚醫眼茶榜文

竊以起一生于萬死屬大醫王破羣昏而獨明是為圓
覺特持絕品遠向勝流伏惟印公大德寶鏡當空金篦
在手透見祖師心孔刮開諸佛眼睛豈惟受龍樹之秘
方抑亦造軒轅之靈竅九衢暗暝真推明月照臨一片

太清肯使徼雲點綴功德實難思議文章未易酬勞漫
憑兩腋之清風為謝萬金之良藥
祭唐惠父知郡文
士盛吾州公獨早秀負笈飛翔揚于天枝顥噩遺文深
探厥妙發為詞華常出人右士爭取式鋟木以鏤迄今
誦傳載於人口登名大庭歷試云久俾司郡邑政術愈
茂餘刃恢宏迺縮于袖晚始擁麾方州是守千里之民
嘆未始有神胡不弔奪民父母況荷永已抱才莫究來

以朱旛還以丹旐峽風秋悲送鷁西首嗟我與公弟昆

申表寓悲此觴敬以文侑有懷惟德有淚如溜

祭謝宰母太夫人文

有僚瀑江令尹則賢魯山潔清武城歌絃豈弟牧人不

勤箠鞭厥惟令母實誨使然顧慙顓蒙獲忝官聯熟聞

德聲考之僉言曰初作嬪睦婣家傳慈祥肅雍幽貞靜

專馥郁壼闈如蘭蓀荃藻蘋餘閒服膺簡編圖史紛綸

旁羅貫穿授子以經籯金笑捐發為書訓婦言盈篇謝

蘊吟詠的歷珠蠙筆追衛家落紙雲煙具此衆美婦德之全詩歌女士夫人有馬謂宜壽豈千載華顛風木不停朝露忽先豈游瑶池雲軿翩躚或往淨方坐於寶蓮凱風之悲攀援莫還我卜升堂使婦拜前是則令儀奉之周旋今也來思空撫几筵恭陳豆籩淚流迸泉

徙墳祭文

易墓非古也孔子聞雨甚至防墓崩泫然流涕而况於體魄歸復于地兹久乃一旦震動暴露以遷為人子者

其敢忍見而情有大不可已者前所塟地水流于寅在
風水陰陽之法當禍長盖頻年之間血屬相望于死凡
六人皆長也寅之流禍無窮血屬之存無幾祭祀之承其
不可以多殺意吾二父之靈亦不得安於此土也今改
卜新兆叶吉靈其將永寧嗚呼子孫幽昧愚塞不嫻習
風水陰陽之故使墓師恣爲欺誤誕謾至於多殺靈之
血屬且震動暴露以遷其何所逃歸罪戾惟靈尚慈哀
而赦佑之

祭程右史文

嗚呼人之出没乎混茫之中其偶然耶才之洪纖智之明晦傳授之際亦有司之者耶凡榮粹得喪升沉通塞其有數存耶豈倏來而暫去初亦無定耶人相與離合悲喜之變死生契濶之異亦有說耶其無有耶天耶人耶孰操柄是孰主宰是何其不齊不測不常之若此耶使僕之悲至此其極耶悲夫人之病在才智之不足而公為有餘發為精悍蹈厲淘汰峻潔之文足以取高一

世東南與吾蜀之士皆推稱焉天旣畀之若將大為時之用者而止于是耶盖嘗立螭坳勸講讀掌命書横翔孤騫霄鶩一時何其忽然而遽却耶見忌于人三黜而歸天地日開明才者日登用衆皆謂公且召入司帝制胡為溘然而謝去耶公之遊布天下獨與僕弟昆親篤無間言往執別于鴈峯之前約相與為歲寒之遊僕旣行千里竒禍横出而天亦奪公以去天乎若此其毒耶孰知夫前日之歡變而為今日之慟耶雖然公處寵辱

若遊戲然其于死生之際豈遊戲視之耶在易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而況于公之英爽如此謂之存耶没耶此為達觀者言也若其情鍾念結又將何以已耶孰能詰其說以紓僕之哀耶頃以患災閭門且久比公葬不得臨其窆拊其匶深有愧于古誼公尚寛其戾舉其觴耶

墓誌銘

廣漢楊君大年墓誌銘

紹興歲辛未余過廣漢郡太守館留余於房公湖有客

冠儀肅然謁入恭甚蓋郡人楊其姓椿其名大年其字也察其姿外重遲而內敏悟多技能尤工於琴與醫指法及脉法往往自得余時病寒嗽大年為胗脉論囊所為受病之說如目擊凡月夕必抱琴來為余鳴彈於茂樹翠竹湖水淡蕩交映之間飲常夜分不倦觀其趣非有求於余而相親重有味如此彼其真誠不以世合也一日從容為余言某早不夭失所怙不自收求閒近非儕類飲酒博弈放廢以故生無師友源流之益今始知

貴學惕然疾病於中但年浸大扞格無所至柰何余爲言若於琴與醫皆能日造入移是術智於書能不輟不厭其何不能則喜且恨遂不復廢書余由是愛之問其鄉之人皆云大年家故饒於醫非以爲術特病夫世之貧不能致醫以死與誤餌食之中道夭者迺探醴岐黃之文五運六氣之化又旁究他方書脉訣既有得則製丸劑施病者辛未春郡大疫死者相藉有親族忌不覗伺者大年不擇高下往赴無憚家人懼甚拘是不得出

則謬為他適其人多賴以活亦不自以為德也間持緡
幣適市遇貧急探懷袖與之不省問誰氏余由是益異
之後五年余復過廣漢其子浩來拜且泣乞書其墓則
大年沒既四年矣為之潸然不得辭按楊氏世為郡著
姓大年之父霽承節郎母彭氏沒數月大年毀骨立遂
疾以沒得年三十四一男浩也三女長適朝奉郎張某
之子某餘尚幼以紹興某年某月某日從母夫人葬于
雒縣宗賢鄉鴈橋里原其心篤於賙人賑物之事後將

有顯者銘曰志莫先乎莫晉没以孝幽不隔往從所恃永元宅

楊君夫人彭氏墓誌銘

廣漢楊君霽之夫人彭氏既没之四年將葬其長子松之配張氏與余之外家有連松又以余友生張者狀來乞銘辭不可夫人世為新都縣望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有學不仕母氏少有淑質父母擇所宜歸歸楊君楊君家素豪夫人入門一相以慈和恭儉持其家而

周旋以待物使楊君得以日賦詩飲酒燕賓客自娛不知有家之為勞且勉楊君使不以心計鉤距取富曰厚薄聚散若有命其安之庶為子孫百世之計以故家雖豪而無兼時射利之為建炎初方師興上下告匱楊君傾家財佐用度朝廷命以承信郎寵之夫人諗之曰君父方在難一介隸臣可坐受官爵宴居自如耶楊君由是出領步卒備邊守有勞遷承節郎夫人則為之主祭饋祀必潔以虔理家事纖悉中度睦內外親皆得其歡

誨子弟使志於學楊君既没舅姑春秋高多疾恙夫人
夙夜治湯劑進飲食求以順適其意無不盡得以怡然
不啻如楊君之存楊君有女弟與夫人之妹早嫠居生
産空索夫人取養于家無間然收其孤穉撫摩聘嫁必
擇大家如已子篤於親愛多此類紹興二十三年微疾
以没年止六十族黨與其州閭悼惜焉夫人平生喜尊
禮師儒出於天性始者之父岷少從其伯父張公正已
學文教授爲鄉先生夫人使松從受業積十餘年敬愛

日加於初一夕盜穿學宇欲擭取未得夫人聞之未黎
明即函襲衣往勞問其勤厚如此已而松預郡賔薦若
將昌其門以報夫人教廸之勤者未赴禮部試而夫人
没季子椿以毁致疾後夫人數月亦没一女許適人未
行先夫人没孫男女若干人松舉夫人葬于雒縣崇賢
鄉鴈橋里先塋旁實没後四年某月某日銘曰不以富
自娱行慈祥相恭愛以延儒門將昌時不待今則亡我
書其石光其藏

兄伯振墓誌銘

余伯兄明甫諱堯俊一字伯振少頴悟軼羣為文必爭奇無秋毫世俗氣年二十有六類省試陜蜀考官沈黎守貴公樞得其論漢屈羣策驚異絶嘆以為非今世之作也手其文示同考官秘監何公倫會亦持其策來見謂識治亂體如制舉文而駕部外郎李公百藥已定其賦詩有天下之選之語擢為第一人文既出士皆傳誦余時行東南留在所見何公自蜀致其文於兵部外郎朱

公轄宰相取覯嘉嘆黄甲恩解褐擬劒南西川節度推官從辟教授永康軍尋被誥授左文林郎教授維川郡未幾除改四川茶馬事司屬官事素號繁浩兄始仕使者闕一切裁之無留難自先朝來賦取出入盈縮一日盡究深久於吏者之所不逮間論事諸臺稠人中聲吐洪暢琅然動左右坐皆增氣利害多所從其風神秀拔識度恢蹤故論者期以功名可立致當世大事為可辦此余閒凢大夫士言然兄與時書來江湖嘗曰凢吾所

以仕者蓋爲養耳必子之歸相卒業以求吾所聞於古
而根於天者悲夫以絫百絕於人之才内未極其所止
外亦不一施於用不幸年僅三十有二以没於是閭里
州黨及天下之善士又相與出涕太息歔欷不置矣兄
性虛澈回轉古今理道先民微言人莫可究測者皆一
見洞悟穿貫無遺滓自余及季氏盡力終莫能與俱也
蓋別七年而兄没没之二年余始歸歸二年嫂劉氏亦
不幸卒先時皇大父墳地人率咎風水曰在葬書長不

宜故兄之卜最謹久乃得在眉山武徳鄉岡如龍夭矯旋盤來投大溪止溪有潭洞號大小龍湫相望泓碧如珠聯與山相紆徐以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丙申偕葬史氏占籍眉之青衣故久自余曾皇大父尚義俠皇大父有文聞太學至余父學務躬行周人急如已余母輔以無倦而兄益遇寒士慷慨視財如糞土一子宿孫益慧幾兄之不亡銘曰龍湫之旁龍蟠其岡維伯氏之藏後之昌

王老僧塔銘

嘉州龍遊之屬鎮曰平羌岸大江人彯以繁有院曰大悲屹焉市廛中有老僧紹宗眉龎骨立頽然出入民伍閒供其鐘磬梵唄之事闤闠郊墟莫擇所適遇人無貴賤尊少懽愉無間暇則敞軒面竹曰梢雲兀然終日若槁木然平生未嘗見欣戚藏之有無一不問或胠篋持去雖空乏之亦不以動意得年八十有五以化幾若無心者夫浮屠人之說余不能盡詰大率欲旋反於初不滯

於物死生變遷有不能入者余不知師果能通其說與否特喜其能一切不係著于心與今之利于山林墨墨而居于于而作自以為有得而其中往往遇物則勃蹊搶攘不知自息者是於其說余又不知其孰為通與否也師之化以紹興二十八年正月甲子火而塔之以三月丙寅小師法圓既奉順其生又能厚於其終求余書其塔師姓王氏世為儒生於余祖母為母弟銘曰不住著止係留身百年海一漚泊焉漚滅今何遊

哀詞

寶文閣學士開國郡公程文哀詞并引

紹興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寶文閣學士通議開國程公年八十有三以沒公宣和初爲侍從持節察數道作鎮大藩晚爵徹侯就里第諸子吏二千石通守方郡諸孫曾元數十人皆宦學歲生朝朔望上壽赫然一時踰四十年老而益康寧聰明如少日今達官貴人在天下聲位出公右固不乏至福禄壽善具美子孫蕃熾昌

大必稱公皆以為莫及常考驗公所謂得報於天如此者數闡長老言公平生帥邊未常殺人軍法當死必為道地生全之徒流亦末減以論然所至設方略張紀律人不敢犯邊以安常推是心凡治獄必恕理民財凡厚取以刻不為夫天地之心惟生物為事人誠合於是天之豐其報其理不信然耶令人帥邊治軍率忍於殺謂不如是威不立治獄務鍛鍊人法惟恐不極斂以急刻刮民膏髓殆盡猶不慊以是故不得盡其年以長有其

富貴子孫不旋踵不振不知幾何人報章章如是世曾不以戒何哉東坡翁常著外祖逸事實公四世祖以直盜蘆菔根者寛寧免官去已而壽九十其子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三人其為德源流所從來已遠至公益推是心施用程氏之世益大不以是故邪公生世滿足何憾吾特哀夫德人長者之於世寡也故表而出之為世鑒戒而係以詞六章章各五句其詞曰有煜其存延閣其崇儼侯其尊子孫後前金印纍兮或

駕以出里人以覲指以謂人曰是壽善耀吾里兮有盡

其亡昔惟華顛燕笑林下几杖罍樽兮委蛇兮里人告

言曾是華屋忽焉丘山里無斯人悲莫禦兮相其哀榮

夷考乃行維是不忍不黷于殺天則報兮咨爾後來懋

乃厚德無忒于薄以侈公禄永厥世兮

宇文龍圖時中哀詞并引

龍圖宇文公之喪大夫士弔曰此今之德人長者也始

其二仲兄在二府赫然上亦注目公踐外内任有聲身

尊而德業餘三十年間與人未嘗大色詞雖卑者言譪

然聞人善若已有可謂德人長者今亡矣雖然是殆見

其溫恭自牧者孰知其剛明立事奉身進退蓋甚武且

決者哉夫士所為不及於古者剛不能沉潛而吐柔不

能高明而茹皆不足以成德吐者必折而茹者不可與

立若公者非沉潛矣而又能高明者之謂哉宣政間權

臣震天下天下士畢由其門嘗與之並朝而不少貶焉

是時方恃治忘亂公獨懼國勢之弱及數言諸公不合

則乞補外上留使贊讀不可遂知平陽會用師燕山燕將劉嗣初來分屯反側洶洶莫測公從一騎抵其營納以信誠諭以敗禍而陰設備張勢使兕虎豺狼帖帖不敢出穽以闞兩河賴之有司方倚燕事幸功公不樂懇請解郡去不數日嗣初叛殺守將屠平陽未幾而遂陷兩河最後守潼川朝廷方欲用公又力請祠於是蜀之斂日益急郡縣益削吏益以惴惴而公則已家居泊然矣獨何所見而然哉余行東南歸始獲拜公公不以年

輩爵德與之論議無所不盡則以是知其私尤詳信乎其溫柔而能正靜而敏於先幾退然若怯而毅於事方進頡頏而勇於退蓋處事甚勇且決而恨不大著於世以沒也故嘗以為如是乃可為德人長者哉彼甘于自卑曲拳而擎跽竊竊然謹毫髮畏繩墨以為是德人長者之行此特以媚世取寵固名位而不去者之為耳而何益於治亂之數哉莠亂苗而紫奪朱惡其似也考論公德者庶其有別乎詞曰甚矣吾衰世泄泄兮末俗善

柔波頹靡兮以是媚嫵麗權勢兮稲粱之謀網羅隘兮
孰深而厲淺則揭兮有懐夫君横流涕兮被服明月中
晰晰兮廓寥將翔方凌厲兮忽何所見戢而逝兮進也
朿猶退勇鋭兮曾是溫良能果毅兮愛莫可起九原閉
兮矢詞洩哀悼此世兮

程右史哀詞 并引

吾州右史金華公以文字行于時交游滿天下晚特與
余善盖樂余之誠而余亦得公之心别未幾而訃聞不

覺失聲以哀因追論其平生有世未盡知其心之然者始公東遊余與之偕宰事者一見公以其文有西漢之風薦之策府擢右史兼外制勸講西清數引經誼合于國是天語襃稱之南方士之秀咸自謂莫及宰事者權益張慘舒恣肆鷙一世莫不惴畏務軟熟順事之人謂公稍回柔兩地可立致而公素通脫平昕之論議風發中其機的見忌惡出令虔之安遠安遠在荒徼人謂之不堪公作歌詩飲酒一不問詩語間含譏刺于書常引

喻切諷之旨人所難言聞者為之懼益見忌使為彭州丞以歸讒媢者曰至由是有武昌之獄又有靖川之移自安遠歸與余邂逅豫章城歡呼論文終日不識其為轉徙也將之靖川送石筍峯下則對客嘲哂如平時浩然以去宰事者沒公始歸英儁漸升用語詰命者必屬公而訃已聞莫不悼其有文而無年夫物之理跌而起起必大振而乃止于是豈能使余之勿悲然其終始三黜處之常若嬉戲然此亦豈無得而然者哉又豈可以

死生脩促為悲友生家伋仲安善論公以為精悍而實坦蕩其睬交寀事者與交一命之士無間仲安蓋知其心者公之文世皆知之而未知其心之然故序列之以洩余之哀而係以詞曰孰披雲錦之陸離兮泝清都而高騫忽回飈之振薄兮驚墮翼于脩闕理或杌而必行兮亦消息之固然不須臾而留待兮據華屋而丘墻彼軒裳而泥汙兮此翰墨之虹蟠較輕重于錙銖兮信天公之常慳抱連城以自珍兮顧通塞其何患矧遊戲于

寵辱兮諒死生其一貫念摻别之曾幾兮倏音容之莫見心悵悵而長摧兮涕淋漓而日潛嗟露電之無住兮夫聖賢而能免非浩刼之可攝兮惟妙有之莫變儻此道以同符兮會將相求于汗漫

簡池守孫公哀詞

吾州所以重於天下者以風俗厚論議正士大夫有家法而子孫能世守往往可以傳後世風州里盖孫氏自少師公更内外任以風節聞簡池守朝議公又能嗣以

清白廉謹飭子弟在家一切嚴法守不違在官動以禮
義蹈繩墨在鄉吾州人喜論議率難服至言家法則稱
公父子再世無間言曩吾州守有大爲姦利不法者而
性暴傲不祥以吾州衣冠之會作意侵辱之務以聲勢
嚇人使不得窺議則肆志張甚公自簡池丐祠歸以禮
一見守來謁公戒門以謝於是深居未嘗一與之私覿
使若不可得親踈者終守之敗秋毫不敢以無禮加公
古之仕者出則澤在人其居澤在州里至於動以禮義

蹈繩墨使人視之而可則聞之而必作又澤之尤者則其没也得非可以祭於社者之謂歟公之行治其詳則有書墓之刻吾州里之評與凡賢大夫士之公言在詞曰瞻故國兮喬木峙德人亡兮誰仰止驗平生兮無少累凜家法兮世其美入於學兮出以仕佩嶽躧兮循轍軌善一鄉兮人則視紛後生兮恬委棄樂曠放兮事詆訛捐榘度兮踰德禮噫九原兮愛莫起哀以文兮詔吾里